



高处

郑茂琦

9月2日,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回国。悉心倾听礼兵迎接英雄回家的足音,我仿佛听见了一条大河哗哗激荡,“看步步脚印,望关山重重,有多少英雄啊,都在我们的行列中!”

而后,我再侧耳于作家王龙以军人特有的阳刚之音讲述的英雄故事。书写铁骨铮铮的赵一曼,需要充满力量的文字。英雄主义的基调是由烈火与鲜血浇筑而成的,每一位忠实追忆革命先烈的作家,都必然会在作品里漾出铿锵激越的回声。

为了挺立起民族的脊梁,赵一曼的牺牲是崇高而壮丽的。回到我们熟悉的“直线加方块”的军营,再去看看女作家姚杜纯子笔下三个绰号多姿的“女老炊”,以及她们晶莹透亮的灵魂。应该说,日常的炊事工作中也有“硝烟”,需要拼尽全力去标定军人能力和意志的刻度。远离血与火,即便是面对平实的文字工作,诗人刘立云说,要“用文字召集一支精神部队,向我们所期待的高处开拔”。

版面插图:李振 版式设计:梁晨

兵故事 用文学抵达真实

她留下的照片不多,关于她,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张温馨动人的合影:年轻秀美的母亲平静地坐在藤椅上,轻托着一位孩子的小手,透出淡淡的祥和——如同这世间每一对幸福的母子,整个画面弥漫着暖人身心的甜蜜氛围。

照片中稚气可爱的孩子名叫宁儿,那时他才一岁零三个月。宁儿不会想到,这张照片是他和母亲骨肉分离前的最后合影。从此,母子生死两茫茫,一别成永诀。二十年后,他终于收到了母亲留给他的最后家书:

“宁儿,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,实在是遗憾的事情。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,今天已经牺牲了!母亲和你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。希望你,宁儿啊!赶快成人,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。”

宁儿的母亲名叫李坤泰。另外,她还有一个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化名——赵一曼。

今天,重新走近赵一曼,我依然很难把这位清秀美丽的川妹子,同那位红枪白马的女英雄联系起来。在无数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中,赵一曼的身份总给人以强烈的反差:她是柔肠百结的母亲,又是驰骋沙场的战士;她是重伤被俘的弱女子,又是钢筋铁骨的革命者……

从1935年11月受伤被捕,到1936年8月英勇牺牲,这短短九个月,是赵一曼人生中最悲壮英勇的九个月。直到今天,但凡见过赵一曼女士照片的人,都很难想象如此一位清秀柔弱的四川女子,到底如何挺过了敌人那些闻所未闻的酷刑?

从最开始的汽油灌、皮鞭抽、烙铁烫,加码为扎铁签、剥肋骨,甚至动用残忍的“秘密武器”——电刑,日本人对赵一曼的刑讯折磨不断升级,用尽了各种酷刑。直到今天,阅读那些赵一曼被日寇刑讯的档案记录,依旧令人压抑痛苦得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
即便已经遍体鳞伤,赵一曼仍展现出一种令敌人胆寒的力量。连审讯她的日本人大野泰治也被吓住了:“她从容地抬起头看着我,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,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步。”

接连几天的审问,大野泰治毫无所得,他像一头发狂的野兽,用马鞭子抽打赵一曼左腕的伤口,用鞭梢狠戳赵一

曼腿部伤处……赵一曼疼痛难忍,昏迷过去好几次,敌人以为这下该开口了。不料,醒来后赵一曼义正词严地控诉:“我是中国人,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,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……中国人反抗这样的日军,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?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,别无出路。”

后来坐在战犯席的大野泰治供述道:“她那种激愤之情,在我看来简直不像个身负重伤的人。她对日本固然是恨,但讲得有条有理,使人一听就懂……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她的宣传对象了。”

但在当时,日本人的报告中对此百思不得其解,在对赵一曼施加长时间高强度的电刑后,“赵一曼女士仍没招供,确属罕见,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”。

1935年末,因赵一曼腿部的伤口溃烂严重,已危及生命,敌人便将她转移到哈尔滨市立医院外科一病区进行监视治疗,由伪警察24小时看守。

一个叫董宪勋的新警察负责看守赵一曼,不久敌人又派来一个17岁的见习女护士韩勇义。赵一曼通过观察发现,这两个年轻人尽管暂时屈身于敌人的统治之下,但都有着的一颗爱国心。只要爱国,就是自己的同胞;而对同胞最好的爱,就是真诚的感召。她像对待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样爱护着他们,经常给他们讲抗日故事。这些故事如同阳光,散发温暖,驱除黑暗。最终,董宪勋和韩勇义下定决心:不再委身敌巢,要帮助赵一曼逃离虎口、走向光明。

韩勇义帮赵一曼逃去的目的地是宾县三区,那里是抗日联军经常活动的地方。韩勇义卖了自己的两个金戒指和两件大衣,得钱60元充作经费。董宪勋则找人做了一顶小轿,用来抬赵一曼。

他们在1936年6月28日晚上的一场大雨中,成功把赵一曼从医院背了出来。三人先是乘着雇来的小汽车,然后又把伤重不能行走的赵一曼转入轿子,最后轮流背着她,一路逃向抗联的游击区。

然而,就在距离日伪最后封锁线只有20公里的时候,他们被敌人追上了,赵一曼再次落入敌手。

这次营救行动虽然功败垂成,却给敌人以极大震撼。他们对赵一曼进行革命宣传的能力非常惊叹,竟对照反省起自己阵营的不足来:“回顾赵一曼等逃走的事件,使我们要加以考虑的是:关于扑灭共产主义和抗日思想的宣传工作,以前实在是只讲理论或流于形式,因而有改进的必要……”

实际上,赵一曼随机应变地欺骗了敌人,一直没有吐露半点党的秘密。她态度坦然地编造情况,从容应对敌人的审问。即使生命的最后一刻,她在遗书中也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叫李坤泰,而是延续了在审讯中编造的口供。她细心地虚构口供是为了保护抗联组织,也是防止敌人对亲人的追捕和迫害……

赵一曼总习惯把所有苦难一肩挑起来。和她一同被捕的还有一名抗联战士,16岁的杨桂兰。赵一曼不愿让她这么小的年纪就遭受敌人的折磨,她暗中叮嘱杨桂兰编造假口供,说就是来伺候赵一曼养伤的,其他一切都不知道。由于赵一曼千方百计地保护,小杨被敌人关押了二十八天后,得以释放回家。

而在第二次被捕后,赵一曼又把越狱的所有责任揽到自己身上,一口咬定是自己用重金贿赂了董宪勋和韩勇义。后来敌人审问韩勇义和董宪勋,施电刑,上大挂,用炭火烧韩勇义的脸和背,问她为什么帮助赵一曼逃跑。她坚定地回答:“我期待着将来的抗日战线得到扩大,把日本人从东北驱逐出去……”最终因赵一曼的竭力开脱,韩勇义被判四个月徒刑,最后释放出狱。这位勇敢的女性虽然被酷刑摧垮了身体,后来年仅29岁就病逝,但她自始至终都不后悔自己的选择。

费尽心机的日寇最终意识到,他们对赵一曼施加的种种酷刑都是徒劳。敌人终于绝望,他们决定将赵一曼押回珠河,要用她的鲜血恐吓当地抗日群众。

直到她最后牺牲,日寇也没弄清赵一曼的真实情况,审讯档案仅记录赵一曼自称“渭州人”。日本人不会明白,在赵一曼的家乡四川宜宾,小孩遇到倒霉事,会自嘲“走渭州”了。受尽酷刑的赵一曼竟然用一个嘲弄轻松的玩笑,回击了日本人。

1936年8月2日凌晨,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的火车。生命最后的时刻来临,赵一曼更加从容镇定。这个世上,儿子是她最后的牵挂。从哈尔滨乘火车押往珠河的途中,赵一曼从看守那儿的青春模样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,我曾经认真观察过,她们三个虽不是同年兵,但是关系好像三姐妹,闲暇时间经常聚在一起,甚至连喝水的杯子买的都是同款不同色。

白天,韩清璐她们和其他炊事班的同志们一起在食堂忙碌着,到了晚上,还要下到菜窖加班,整理小菜制作材料,为存放小菜的坛子制作标签,分门别类摆放整齐。

韩清璐没入伍之前,只会做一些简单的饭菜,小菜和糕点对她来说是零基础,但是她有一颗热爱美食的心。最近,因为疫情,部队采取封闭式管理。韩清璐爱钻研的心又动起来,她私下里了解了大家之前外出时总喜欢购买的小吃,然后拉上王虹鳟开始捣鼓起来,没过多久,柠檬酸辣鸡爪、腊肉腊肠、猪肉脯等特色小菜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,甚至比在外面买的还要好吃。“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自己尽可能多地研制出一些新花样,让大家吃饱吃好,吃开了不想家!”是啊,这些小菜都是在外面吃不到的,那是种独有的味道,里面凝聚的是她们的辛勤付出。

丁零零,丁零零……当每天清晨五点钟的闹钟准时响起的时候,她们迅速起床穿衣,简单洗漱后,又来到厨房开始了一天工作。当我每天走进食堂用餐的时候,看着她们那一张张洋溢青春朝气的微笑,就如一缕缕阳光照进心田,令人感到温暖无比。我想,在这里,硝烟的味道是甜的,而且芳香四溢的,不仅仅是饭菜。



过做糕点,这让她感到压力很大。

通常来说,糕点制作的流程都十分复杂,一个步骤出现问题,都会影响糕点的口感。从她下定决心一定要攻克糕点制作这个难关的时候,她便成天泡在糕点房里,每天和面粉为伍,和烤箱为伴。

她至今都记得自己第一次做糕点时的场景,手忙脚乱不说,最后还因为没掌握好烤箱的温度,把点心烤糊了,几十平米大小的房间里满是烟味儿,自己的手也被托盘烫起了泡。还有一次,因为食材的比例错误,把本该喧软蓬松的蛋糕做成了厚实的大饼……就这样,在一次次失败中,她总结经验教训,在一点一滴的积累中,她不断得到提升。后来,饼干、泡芙、蛋糕等制作都难不倒她了,味道变得越来越正宗,种类也越来越丰

香气扑鼻

姚杜纯子

军营新传 时鲜的军旅故事

在没到这个单位之前,我一直认为所有的炊事班都是一个样,锅碗瓢盆、柴米油盐,那里是男兵的天下,直到我见到了她们。

今年年初,我来到通信团报到。当我和领导、同事见过面后,已接近中午,热心的同事把我带到了食堂,正上着楼梯,还未进门,阵阵香气从四面八方向我涌来,敏锐的嗅觉告诉我那是面包房里才有的味道。“我们单位难道还有糕点房吗?”我好奇地问道。“是啊,这可是我们单位的特色!”同事回答我时,脸上不经意间洋溢着得意的笑容。

饭桌上正和同事闲聊着,这时一个身着深色炊事服的女兵出现在我的视野里,“她难道是炊事员?”正当我心里犯嘀咕的时候,又有两个穿着同样衣服的女兵从厨房走了出来。看来,通信团食堂的特色不仅是糕点,女炊事员也是一大特色,而且还有三个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,我认识了王虹鳟,这个姑娘白白净净的,一头齐耳短发,显得格外干练。那天,我吃饭去晚了,菜已经所剩无几,我心里想:将就一口就行!“姚干事,您稍等一下,我去厨房给您拿!”只见一个姑娘说完转身冲进了厨房。不知为何,听她说话,我感到格外亲切,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,啊,我知道了!

“你是四川的?”我问她。

“是啊,姚干事,我是四川广安的,您怎么知道呀?”

我想逗逗她,便对她说是我猜的,她竟然相信了,“那您可真厉害,这都能猜到!”我看着她那一本正经的样子,扑哧笑出了声:“刚才只是骗你的,在我心里,四川是我的第二故乡,我的大学和

微纪事

微乎,不是零碎是精粹

蝌蚪的尾巴

刘洪林

江水还没有结冰,江面连条小船也没有,只有几个小木排。阻击日军的男兵们一个个地倒下去,只有少数伤员和女兵挤上小木排。王书敏看见夏菁菁打算跳进江里游过去,一把拉住她说:“菁菁,那边有根木头,咱俩扶着木头游过去。”夏菁菁和王书敏都是抗联第二路军的女战士,王书敏26岁,夏菁菁才15岁,她们游过江,很快就在苏联的伯力城找到大部队。抗联官兵在异国他乡擦干眼泪,统一整编为东北抗联教导旅,接受苏军安排的各项军事训练。

跳伞训练塔孤耸在操场上,夏菁菁背着降落伞从塔底往上爬,越爬身体晃得越厉害,心也跟着晃来晃去。等她爬到塔顶偷眼向下瞧,地上那些人都在她眼里来回打秋千,她急忙抓住身边的铁栏杆。塔上负责训练的许参谋扯出一根安全绳拴在她的后腰上,说:“菁菁,你只管放心往下跳。”夏菁菁咬住嘴唇直点头,但当她从塔台上跳下去,脑子里一片空白,身体跟石头一样往下坠。眼看就摔到地面了,她不开降落伞,却闭上眼睛喊叫起来。

夏菁菁回到宿舍哭鼻子,因为她的父亲让日本鬼子打死了,她想早点毕业回国打鬼子。王书敏故意逗她:“菁菁,你的水性那么好,在水里游得像个小青娃。但是,看你后面拴根绳子,在空中倒像个小蝌蚪,你干脆就叫小蝌蚪吧。”夏菁菁破涕为笑:“敏姐,你又取笑人,我才不当小蝌蚪呢。”

没几天,夏菁菁再次登上训练塔,许参谋给她拴好安全绳,她听到口令,飞身跳下,这次顺利打开了降落伞,稳稳地落到地上。王书敏帮她摘下安全绳,说:“你赶快再上去跳一次。”夏菁菁趁热打铁,噌噌爬上训练塔,许参谋拿着安全绳提醒她:“你刚才跳得不错,我再帮你拴一次安全绳,下次就不用再拴了。”夏菁菁咧开嘴巴笑着说:“谢谢许参谋。”

夏菁菁这次又稳稳落地,看见王书敏盈盈地站在旁边没有过来帮忙,只好自己动手解安全绳。她在腰间摸索来摸去,半天也没有摸到安全绳,回头仔细查看,这才发现许参谋根本没给她拴安全绳,等她回过神来,兴奋得连喊叫:“敏姐,我的小尾巴没有了,我能上飞机去跳伞了,我能跟你一起回国打鬼子了。”

繁星满天

鲁世联

也是最近才知道,院子里还住着一位抗战老兵。他叫吕品,90多岁,满头银发,双目炯炯。

那天,我去拜访他,老兵不知从何讲起。我就说:“从您参加革命后学的第一件事开始讲吧。”他笑了笑,对我说:“是学站岗放哨。”

那时,连队没有钟表,每班岗就是两炷香的时间。不过,点香很有学问:把灶里烧的炉灰铲几锹放在地下铺开,借着炉灰的余温,香横放在上面不容易灭,两炷香首尾相接,自动续燃。虽然每天站岗都有班长负责叫岗,但也有疏漏的时候。有一天急行军后,战士们披着疲惫的身体在村里宿营,哨位设在村头。黄昏时分,我站岗一班岗。到了晚上起风了,高粱地里发出沙沙响,不远处还时时飘来犬吠声。当时,吕品才十几岁,心里自然有些害怕,左等右等,不见来人换岗。困意袭来,吕品连打呵欠。他警告自己:不能睡觉,全连的安全都放在自己手上了。吕品于是右手持枪,左手使劲掐自己大腿根,疼得眼泪都流出来了。他抬头数着天上的繁星,一颗又一颗。

直到天色逐渐发白,才有人从村里出来。来人惊讶地问吕品:“你什么时候站的岗?”“从头一班岗一直站到现在。”吕品答道。来人转头就跑,叫人替换了他。

“吕品一班岗站了一夜,从没离开岗位。”指导员当着全连官兵表扬了吕品,还推荐吕品入党。说到这里,他指了指身上那枚“光荣在党50年”的纪念章,说:“这班岗,我一辈子都没离开。”



长征

第5264期